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 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樹幟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

宋　祝穆　撰

民業部

農家（田附）

羣書要語　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西都賦）　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並生因悉芟去復下水

漼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漢書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詩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良耜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同上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管子農夫不為水旱輟耕荀子農義圓笠共談壠畝閒葉正則文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爾雅雍州厥田惟上上禹貢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劉長卿 雨中耕白水雲外

斸青山許渾 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孟郊 水耕先浸草春

火更燒山杜 畬田貴火聲燒爐杜 曲江幸有桑麻田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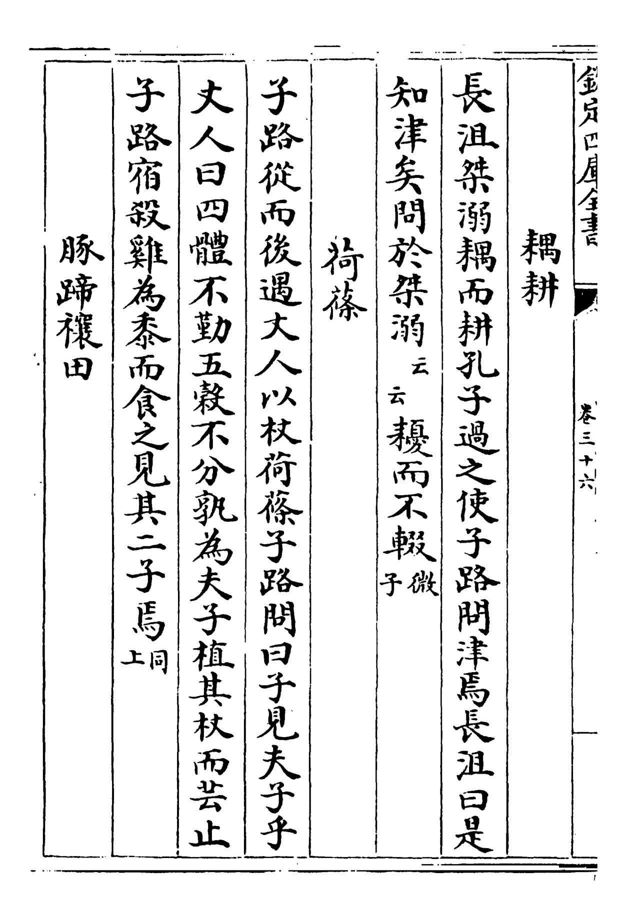
將移住白雲邊杜 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藹桑麻

交公侯為等倫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云云 耰而不輟微子

荷蓧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同上

豚蹄禳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子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輟耕壠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羊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壠畒

諸葛亮躬耕壠畒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畒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畒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畒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汚

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説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而以自汚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畆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及貴買田

張禹内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弟子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

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有田不仕

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饑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畒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

故常若饑身脊錍莜刺無休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譏之目為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盧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蓬蝨干錯出

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寛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釋位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

田邉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闬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欵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娑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畧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為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於南邦脅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鳧兎東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

節使二道四立連率莫府頃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西兩地驚震談笑埽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安石事業侯盖饒為之此志未償顧自詭迹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若予者悵悵一世間不能為人軒輊乃當夫須襏襫醉眠牛背與蕘童牧孺肩相摩幸未黎老時及見侯展大功名錦衣來歸竟厦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圉隷内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門曲席而

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為生客俟名棄疾
今以右文殿脩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

古詩

畬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下
種暖灰中乘陽坼牙櫱蒼蒼一雨後苕頴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

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
羨閒逸悵然歌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鋤
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二月
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
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晩自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羲

梧桐陰去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自務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又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向田復同道糗精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生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發食飼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廪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禄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畆苗疎税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歳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舡中養犬長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没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梠鮒魚出網蔽洲渚荻笋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斗酒許雖非社日長聞皷吴兒蹋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蜕殻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緑鍼抽稻牙天工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乗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歳晩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閲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列岫簷前見清泉碓下流春蔬和雨割社酒向花篘引我南陂去籬邉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説年來稔前村酒可賖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多雨紅榴折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傍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牆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戲兒孫

田家　　鄭毅夫

田家汩汩流水渾一樹髙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黄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緑楊髙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髙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緑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

踏歌椎鼓過清明

又

下田㞕水出江流高壠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羮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又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絶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争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家

羣書要語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月令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浴種于川桑于公桑瞻仰注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髙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

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

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馬圖經

祀先蠶

干寶云祀苑窳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蠶也

祭蠶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

室我即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葉百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蠶續齊諧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熈

僛藝麻緝纑官初喜寬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

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䂓卉官涎益嚵盡取後已嗚

呼既蒸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

𦋺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

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爾稠女灑桃漿

男打皷三日開䭾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茶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明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抛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

豈暇恤𥚃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孳書要語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揚子

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天官冢宰注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

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丑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同上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市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伯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氓乎貨殖序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門市此言末業貧者資也貨殖序駔儈注會二家交易也駔者其首率也同上諺曰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同上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邑注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後食貨志

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論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晉成伯陽市賦

詩句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伎巧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布帛予之食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癈舉注癈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値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

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産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交鄉黨而懐其重寳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

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越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畢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戸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

其貸富於大將軍光注都内主藏官安世已還官官不薄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賈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百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衣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佩然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

板壞而墜凍餒而卒續世說

焚劵自償

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道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

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髙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為鬼所笑

宋劉伯龍歴位九卿郡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興利廣取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

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常若不足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身障二簏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宋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覬之禁不

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逺近皆不復還綍愼歎彌日

立市易法

熈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彦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菓實有損國體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菓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為兼幷所苦故為立法耳長編

與錢轂歌以下係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隋唐嘉話

借財命窮

昔有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

其賄以逃同宿路傍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搜神記

甕筭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小說

雜著

治生用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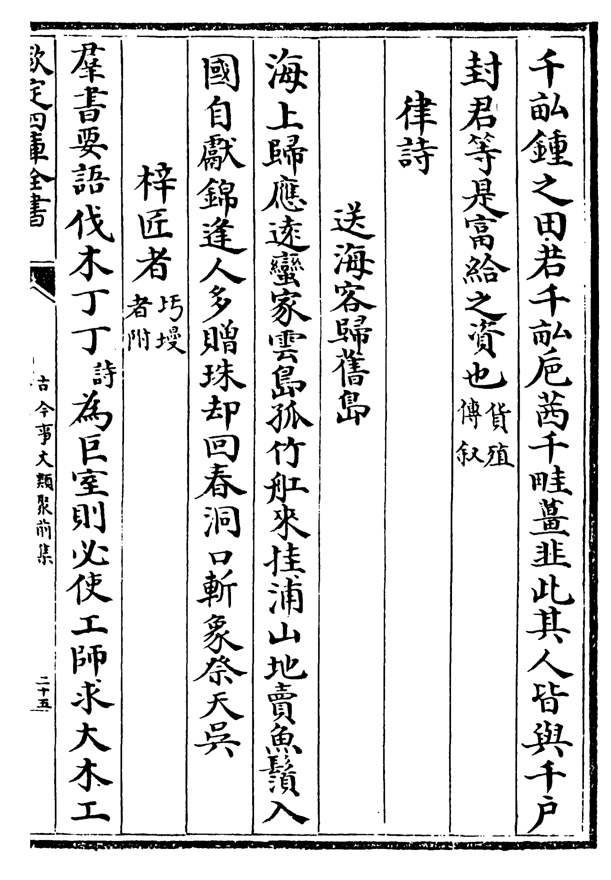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栢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㷰羊胃）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猗頓用盬鹽起郭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

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揜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

等千戸封

陸地牧馬二百蹏牛千蹏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千足彘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畆漆齊魯千畆桑麻渭川千畆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



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貨殖傳敘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舡來桂浦山地賣魚鬚入國自獻錦進人多贈珠却回春洞口斬象祭天吳

梓匠者巧墁者附

羣書要語伐木丁丁詩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一作爾投其鉤繩注剞劂鑿也鉤曲尺繩以準直甘泉賦審方面勢覆量髙深遠近筭家謂之𡍮一作術𡍮又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筆談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工韓文不善為斲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閒韓

圬墁者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

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孟子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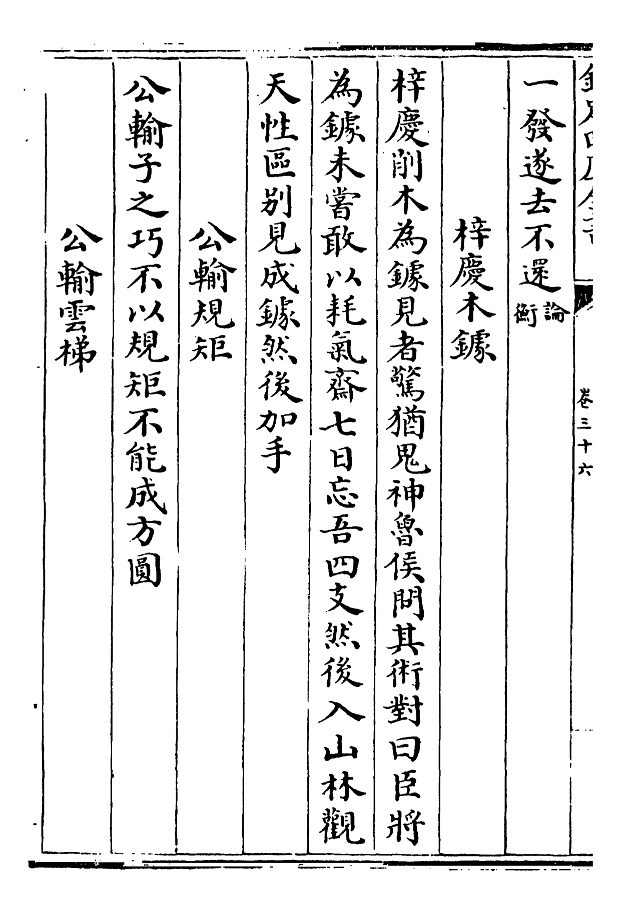
古今事實

倕共工

倕汝共工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鳶而飛之淮南子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



一發遂去不還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射傳以帶為城以著為械

造草木人

偃師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

王美人王怒殺偃師六帖

捕匠和雇

裴延齡大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救索弗雠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胷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歸田錄

堂無蟻鏬係圬墁者

號國中堂旣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蜴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元宗紀

古今文集

雜著坊墁者附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為

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圬者王承福傳 係圬墁者 韓愈

圬者王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噫吾操鏝以入於富

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鑒焉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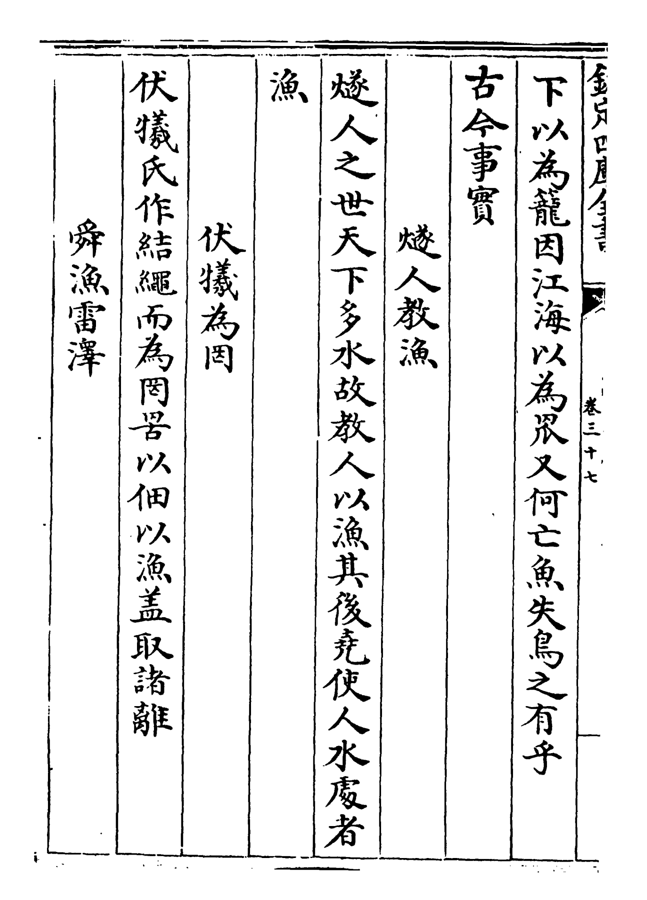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七

宋　祝穆　撰

民業部

漁者

羣書要語漁捕魚也說文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罛罶罺罩涔罾笱蝅梁罨箅簻銛之類尸子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鈎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



下以為籠罔江海以為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

伏犧為罔

伏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遜居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禮也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便遠觀之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

雨自化為龍而去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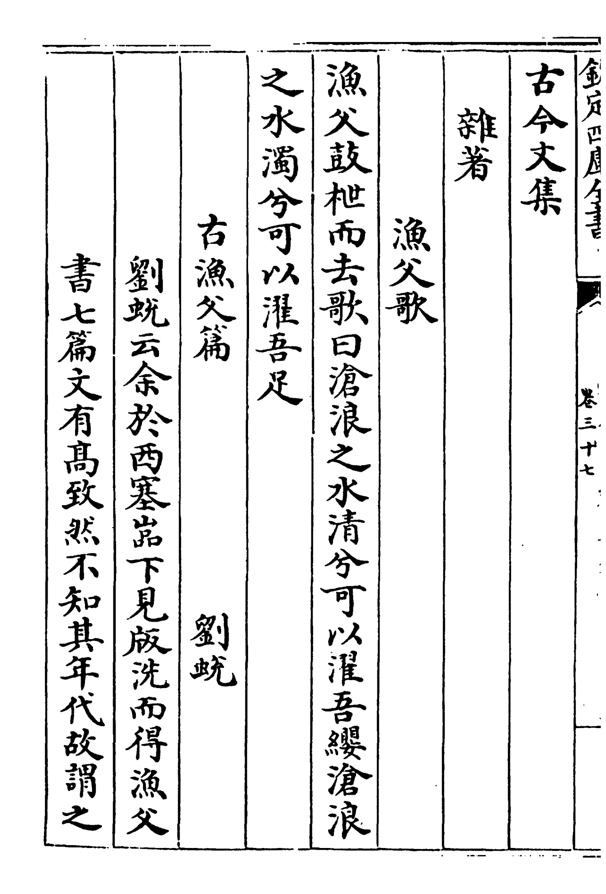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㨂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

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趾矜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摶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嵓下見廠洗而得漁父書七篇文有髙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

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它日叟之子壯圍山而餥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年之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

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罝魚於葦間仰見烏鳶集其上乃冠木於罝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刈材澤畔前日罝魚者目眂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紿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跋曽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子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

漁舟往來其閒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舴艋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閑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欻欣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

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
奴顔婢膝直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鹹
宜客散忘簪屐禽散虚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
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
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
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

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翅千金何以支秖今利口且箕歛何暇俛首哀悍揆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撑頹巇氷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

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賡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舡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

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
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
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
撑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
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强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
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

干戈兵革鬬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寢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枯堤裂衣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摇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横争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

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
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司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
黃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
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誓將歸修八節灘
又欲徃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

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蘓公西湖徙魚　黄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揺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揺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次韻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吳都賦注越王鱠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一面名曰比目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瀨公孫賀爲輕車將軍甲爲下瀨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墮鳶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

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兩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燃如晝長船縛似橋深

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揺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
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遥競多心
轉細得雋語時巤潭罄知存寡舨平覺獲饒交頭疑湊
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容登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
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逺更飄盖江煙冪冪迴
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
日徒消文客驚先賦𫛞工喜盡謡膾成思我友觀樂憶
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强問鴞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舡

欸乃曲上音靄下音襖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

好是雲山韶濩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朱文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緑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冷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其釣維何維絲伊緍召南釣者之恭非為魚也

墨子以直針而為鉤維何魚之能得楚辭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鼇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二山流於北極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

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漁釣奸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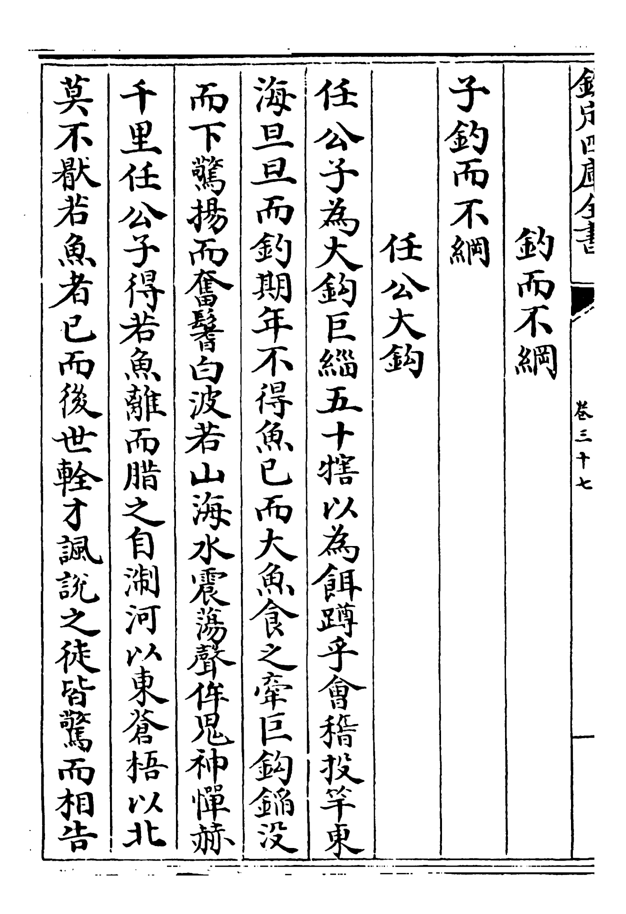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大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為師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尚書大傳　太公釣於茲泉在磻溪呂氏春秋

以豚餌鯛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鯛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鯛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鯛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呑之子思曰鯛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孔叢子



釣而不網

子釣而不網

任公大鉤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猒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説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趍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説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逺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逺矣莊子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

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詳見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

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羽沉知食駃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又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霧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釣臺　黄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定無餘閒垂兩鬢任如鶴秖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扣舡歌皎潔雨蓬隈岸卧蕭疎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如葉傍觀亦損

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文酒清話

獵者

羣書要語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爾雅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園諸侯不掩羣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又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禮記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豝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

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恵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

放麑與母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戰國策

詭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强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馮媛當熊見熊門

諫帝射雉見雉門

以兒從獵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温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悅為之罷獵

匿鷂于懷見鷂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

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絳知否已而䟫輒至

不可不獵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罝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格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蘼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毒瑁鼊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
離朱楊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
元豹蟃蜒貙豻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
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
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
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弓不虛發中必決
眦洞胷達腋獲若雨獸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
與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飛襳垂髾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鵔鸃㣲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

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為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

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

北馳鴐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魱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滛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揺蕩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蔆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巘錡嶊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别隝崴

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沆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氾觀縝紛軋芴芒芒恍惚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

塵麋赤首圜題窮奇獸名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槖駝蛩蛩驒騱駃騠驢
驘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嵏築堂累臺
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
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

峥嶸玫瑰碧琳珊瑚藂生瑶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
犖雜叀其閒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黄
甘橙榛枇杷橪柿梬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
薁棣答遝離支羅乎後宫列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
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
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
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欑立藂倚連卷
欐佹崔錯癹骫抗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萷

蔘旖旋從風瀏泣冄歙盖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宫雜襲纍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宫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鑮縱獠者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别追滛滛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壄馬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虚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

離輕禽蹵履猛獸轊白鹿捷狡兎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鵰羽射游梟櫟飛遽捋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鶵揜焦朋道盡塗殫迴首而還招搖乎儴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

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𠠝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于遮文武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燦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

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隷頹墻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去樂胥脩容乎禮

圜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悦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

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

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
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

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宫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歴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廼虎路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繯屬乎崑崙之墟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遥遥與與前後要遮攙槍星名為閨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岅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

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
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
萃從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瀟
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
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
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駍駖磕
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
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

蹶浮麋蔪巨狿搏玄猨騰空虚距連卷踔夭蹻嬉閒閒
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
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籠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虵鉤赤
豹牽象犀跐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
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
宇内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
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從陣浸淫蹵
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

近之則破烏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
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噪陽追天寶出一方
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遥噱
乎紘中三軍芒然窮穴閙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
之抵觸熊羆之拏玃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蹶竦讋
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
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
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隋珠和氏

焯爍其陂玉石碆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鸑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鸝鶥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明鶤鷺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淩堅氷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猵獺㩁黿鼉䄂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鞕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㳂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忽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奮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音拯）人乎農桑勸之以弗

息儞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恵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置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兹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盖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

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摇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

人曰吁客何謂兹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巨海漂崐崘提劔而叱之所過麾城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去萬姓請命

乎皇天迺屈人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翕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衎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

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蓬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蹷乎王庭驅槖駝燒熐蠡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刋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

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彯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𩑶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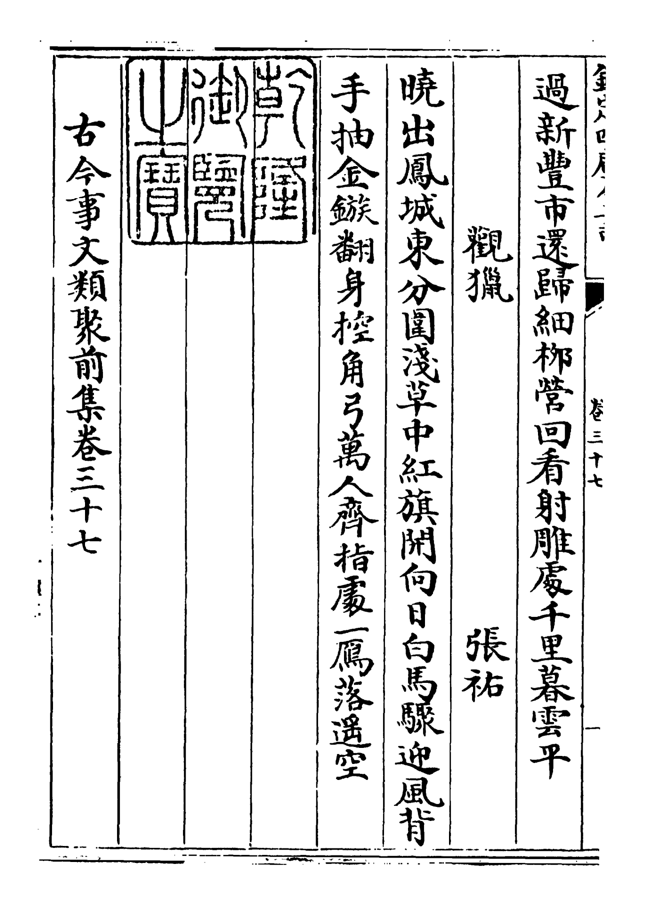
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常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皷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戞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容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

栗之林蹂蹸蒍芫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



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祐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遥空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七